

从张景宪到王德建、黄运清,从寻亲志愿者协会到“让思念发光,帮英雄回家”公益活动,从菏泽到全国,无数与烈士素不相识的人,还在奔波,还在寻找。“烈士”两个字,让这种寻找成为了一种责任。这是信仰的传承,更是红色基因在血脉中的延续——

万里寻家慰英魂



12年间张景宪寄出又被退回的信件

张景宪在擦拭烈士纪念碑(资料图)



菏泽鲁西新区张和庄烈士陵园无名烈士墓

菏泽市鲁西新区张和庄社区有一个烈士陵园,园内136个坟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——无名烈士。

2008年清明,社区书记张景宪带领党员扫墓时,一名老党员说:“我们年年来扫墓,这些烈士家是哪里的都不知道。现在日子过好了,能不能帮他们找找家?”

“帮烈士找家!”张景宪萌生了这个想法。

从村里老人口中得知:1947年冬,解放军的一所战地医院设在了张和庄。当时伤员很多,没有抢救过来的就葬在了村西。张景宪当过兵、打过仗,知道牺牲对一个军人家意味着什么。

从2008年开始,张景宪开着他的破面包车,有空就跑,菏泽、济南、北京,查资料、问熟人,考证出当年的战斗为“菏考奔袭战”,参战的是华东野战军第8纵队。循着这条线索,2012年底,张景宪从山东省荣军医院追到新泰市泉沟镇,找到8纵的一名老兵,得知当年参战的部队是8纵23师的67.68.69团。

4年的时间,张景宪跑了几千路里,终于找到了部队番号。但60多年过去了,曾经的8纵23师又在哪里呢?不久,菏泽媒体报道了为无名烈士找家的事。一名叫刘浩然的退伍兵看到后联系张景宪,说自己服役部队的前身就是8纵。这个消

息让张景宪激动万分。

2014年6月,张景宪来到这支部队,找到当年的战斗资料。资料记载,陵园里埋葬的136名烈士,有名有姓的有94名,其中有详细籍贯记录的86名。

6年的奔波,136名“无名烈士”中大部分有了姓名和家庭地址。

张景宪开始为这86名“有家”的烈士一一找家。

首先从职务最高的副连长张文禄找起。由于登记的地址是70年前的,张景宪打了一个星期的电话,才确认了烈士的老家。几经周折,联系上烈士的侄子张启华,得知烈士张文禄的妻子早已去世,无儿无女。张启华带人连夜从辽宁赶来祭奠。十天就找到了一位烈士的家,张景宪信心倍增。然而,接下来一连打了半年的电话,由于区划变更、地址模糊、记载不准、人员搬迁等原因,再也没有新的进展。

这时,张景宪想起,自己当兵时,即便身在战区,邮递员也能准时把信送到。于是,张景宪开始按照烈士资料留存的家庭地址写信。写上烈士的名字、年龄、部队番号、牺牲时战斗的名称,留下自己的电话。几十封满含期待的寻亲信发向山东、贵州、广西、福建、浙江、广东……

不久,这些信又回到了张景宪的手中,只不

过信封上多了几个字:“查无此人”“查无此地址”。半年后再寄一遍。希望随着信件的寄出一次次燃起,又随着信件的退回一次次破灭。

为引起邮递员重视,张景宪琢磨着在信封写上了一段话:“该烈士于1947年12月牺牲于菏泽战役,望邮递员同志再辛苦一下,帮烈士找到家”。

正是这段话,引起了临沂市蒙阴县坦埠镇邮递员王德建的注意。2016年6月13日,他分拣邮件时,一封收信人为“公建厚烈士”的信再次出现在他的眼前。他记得因收信地址“朱下村”不存在,已经退回过一次了,这段话让他明白了事情的原委。王德建带着这封信,见老人就问,逢年龄大的就打听,历经波折,终于找到了“公建厚”(实际为龚建厚)烈士的亲属。

寄信寻家的成功,让张景宪看到了希望。他将临沂地区十多位烈士的地址交给王德建。王德建发动他的邮递员朋友,为3名烈士找到了家。

2019年8月9日,云南省昭通市永善县的投递员黄运清,接到了一封来自张和庄的寻亲信。黄运清到县里10余个部门和乡镇查询,在朋友圈转发了信息,直未找到相关线索,于是反映给了媒体。昭通市媒体发了篇报道《一封无法送达的“寻亲”信》。施明山烈士的亲人看到后,联系上张景宪。2021年3月30日,烈士的侄孙三人来到

张和庄烈士陵园,抚摸着英烈墙上“施明山”的名字,痛哭失声。他们把从家乡带来的泥土,轻轻地撒在无名烈士墓碑前,又从烈士陵园捧走一把土,带回云南老家。施明山终于魂归故里!

为烈士找家的事引起了社会的关注,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为烈士找家的行列。菏泽市成立了烈士寻亲志愿者协会,设立了烈士寻亲热线。

2019年,山东省网信办联合新华社,发起“让思念发光,帮烈士回家”公益寻亲活动,当年张和庄的19位烈士找到了家。2021年,山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也加入到“让思念发光,帮英雄回家”公益活动,为烈士找家的队伍更加壮大了。

从张和庄寄出的找家信还在不断退回,但每年春节和7月1日,信还是雷打不动地按时发出,一年又一年,已寄出1000多封。十几年来,张景宪行程1万多公里,已为40位烈士找到了家。

刘海鹰



瓦岗集是曹县仵楼镇所辖的一个自然村。它位于曹县城东南28千米、仵楼镇政府西南1千米处。全村总面积0.49平方千米,其中耕地面积0.29平方千米,村落占地面积0.20平方千米。村落呈东西长方形,东西大街长220余米,南北大街长200余米,全村170余户,680余人,有徐、王、张、李等姓。

该村之所以名为瓦岗集,是因为徐氏迁此,建瓦房于土岗之上并成为集市。《曹县地名志·仵楼镇·瓦岗集》词条载:元末徐氏昆仲三人因避兵乱,自磐石镇迁江浙行省江宁,明定鼎后回迁。原村居分东西二支,东支后裔迁此,于土岗之上建瓦房,后成集市而得名。

鲁西南人自古彪悍、义气,瓦岗集人秉承鲁西南人彪悍的性格。其实,在鲁西南,人们不说彪悍,通常说成有种,瓦岗集净出有种的汉子,但瓦岗集人有种又不说有种,而是说成喝口瓦岗集的凉水撑三绳。瓦岗集的凉水咋恁厉害?瓦岗集的凉水撑三绳的老俗语咋来的呢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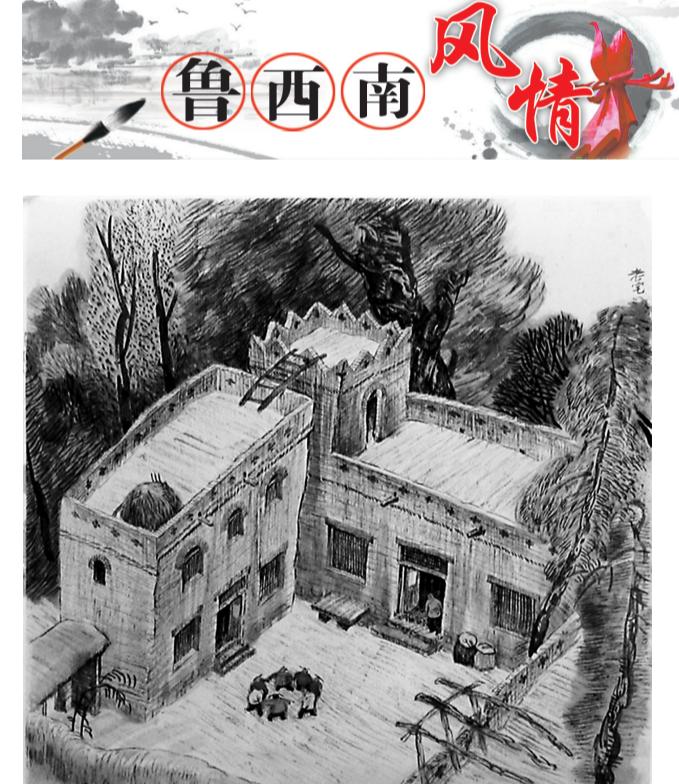
传说早先瓦岗集有个人,好赌,视牌如命。后来,因为别的事坐了牢。在牢狱里,他还照样摸牌,晚上没有灯咋办?他就在膝盖上挖个坑,插个捻子点着当灯,面不改色地照样摸牌。由此看出此人是条汉子。

还传说瓦岗集有一个人,很讲义气。他的拜把兄弟与人打架吃亏了,他知道后,天黑掂个刀子去了那一家,把那个人给宰了,等把他逮到牢狱,狱首怕他生事,让人用细铁丝把他的腿缠着给捆起来。就这样关了他一年左右,后来解开铁丝时,他的腿肚子跟大腿长到一块了。可他眉都没皱,跟刚睡醒似的伸腿就把腿肚子跟大腿拽开了。

还传说该村有一个人得罪了保安旅,保安旅叫他光着脚丫子沿十八面铁鏊子。铁鏊子烧得鲜红,别人见了都吓懵了,可他旁若无事地上去,沿完了十八面铁鏊子还不肯下来,还蹲铁鏊子上给保安旅的人要烟吸。吸完烟,他站起来说:“爷爷沿十八面铁鏊子,吸恁个烟,看爷爷再送您一遍。”说完他又沿了一个鏊子后才下来。

传说后来有一回,瓦岗集的几个小孩去地里拾柴火,走到地里玩了起来。你猜他们咋玩?他们用小绳拴住大拇指,拉在树上荡秋千。拴住的那个小孩被悠得头朝下吐黄水,说话都不清亮了:“不中啦,不中啦!”其他那几个小孩还专门打岔,“咋?再悠会,再悠会!”有一个过路的大人见状,快步上前把那个小孩解下来,问道:“你们是哪庄上的?”小孩答:“瓦岗集的。”那个过路人听后连声说:“有种,有种!真有种!看来喝口瓦岗集的凉水都能撑三绳。”打这些事以后,瓦岗集的凉水撑三绳这句话就传开了。

丰翰 郭鸿



老宅

一方老宅,一方院落。

老屋很老了,确切的年代已不可考。土屋、土墙、斑驳的木门、破落的格子窗,两株家槐,三棵枣树,一棵石榴树,锈迹斑斑的压水井,臭气不断的猪圈,还有一方光溜溜的大石槽,喂牛用的。这些都是那个年代常见的世俗样式,嘈杂而温馨,是生活气息。多少生命在这里来了又走,多少岁月在这里倏然而逝,多少人在这样的院子里出生、成长,学着看外面的世界,学着过农民生活,摔打打、磕碰地生活。

盖房向来是人生大事,对于土里刨食的农民而言更是如此。房子是一寸一寸成形的,是一辈一辈积累的,风雨洗礼几十年,已呈破落之象。墙壁上被岁月侵蚀得满是沟壑,房檐上,一年四季,雀鸣声声,那是它们的理想天堂。还有蝙蝠,一到夏

天,从屋角里、檐缝里乱飞。还有老鼠,四季不断,到处乱窜,偷吃粮食,屋内随处可见耗子洞,经常听到吱吱的叫声。

每逢下雨,常常是外面雨停了,屋里还在下。那时的我觉得颇为有趣,常拿着钢碗瓢盆去接屋顶漏下的水滴。家里养了几只鸡,一头猪,一头牛,一年四季,鸡鸣声声,不得安宁,还有那满院的骚臭味。

很久以前,我得过的那些金光闪闪的奖状,几乎贴满了一面老墙,曾经使垂暮的老屋蓬荜生辉,那是我时常记起的童年荣光。

星光下,我盯着这幅画作,想着那老宅,念着那老屋,心里陡然升起一种静穆的神思,那里似乎还有不绝如缕的炊烟,我逝去的亲人们住在那里,守望着无尽的岁月轮回……

文/孔伟建 图/王世会

黄河壮歌——榆园军起义

榆园军的得名当然与榆树有关。《观城县志》记载:“明末榆林贼起以濮州、范县为窟穴。蔓延朝城、观城、城武诸县。始因地荒不耕,榆钱落地,岁久皆成大树。贼首任七、张七等聚谋其中,饥民归之,号百万。”从这里看出,因义军聚集在榆树林中,所以被称为“榆园军”或“榆林军”。当时鲁西南因瘟疫、战乱、自然灾害等情况导致人口大量减少,有许多荒废不耕的大片土地,时间一长,成为大片的树丛。而榆树对于饥民来说,是“救命树”,榆钱、榆叶、榆树皮都能吃,榆皮磨面,可长期储存,枝干可当柴火,可谓“全身是宝”。饥民聚集在榆树林中,很大程度是为了度过荒年。但是这并不是长远之策,朝廷的赈济不力,加上贪官污吏中饱私囊,百姓对官府已经严重对立起来。特别是鲁西,还有一种民间高利贷,借助水灾、旱灾等时机盘剥农民。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,饥民们被逼无奈,只能走上起义反抗的道路。

在榆园军起义前,也有先见之明的人。范县进士陈鸣珂看到百姓受到的压迫已经到了极限,事情已经非常紧急了,就直接上疏给皇帝指陈厉害,并说,范县的动乱已出现苗头了。崇祯帝认可批准了他的奏折,而吏部却认为他没有把奏折先按正常手续报送给通政司,然后经过审核、传递等手续呈送皇帝,就报请崇祯帝让大臣来议论商讨这件事,等大家有了结果再上奏,并请崇祯帝对陈鸣珂进行廷杖。奇葩的是,崇祯帝竟然同意了。

打过陈鸣珂的廷杖没多长时间,朝廷的大臣也没议论出结果,李青山就起义了,梁敏也在范县揭竿而起,直到明朝灭亡也没有把起义平扑。

榆园军在崇祯时期的鲁西,并不是起义的首

倡者。据清赵吉士所著《寄园寄所寄》摘录:“(崇祯)十二年十三年间,有开州人黄小槐者,自号顺天仁义王……此亦曹南贼。”黄小槐有部属一万多人大,在郓城、东阿一带活动,后被山东总兵杨国藩所消灭,但这已在鲁西南撒下起义的种子。随之,起义的烽火遍地开花,马应试起义、李青山起义都发生在这片土地上。但最有名的,就是榆园军起义了。《台前县志》载:“崇祯十三年(1640),春,大旱,民大饥,人相食,有食死尸或父子,夫妇烹而食者。是年,侯庙傅楼村马应试,范县梁敏、范世吾等以台前尖涸堆(时属范县)为根据地聚众起义,号称榆园军。”梁敏是李青山的部下,这时起义,应该是为了配合李青山,也应该是李青山的安排。从后来的史书资料等记载来看,马应试所领导的起义军与梁敏、范世吾所领导的义军虽然同称为榆园军,他们之间应该是互相配合的关系,而没有隶属关系。从后来的发展上看,马应试后来

打出了“闯王”的旗号,使用“大顺”年号,可能是接受了李自成的任命。而榆园军则始终没有表现出和李自成农民军有联系的迹象。

榆园军起义占据了天时地利,榆园范围广大,树木丛生,官兵进剿,无路可入。起义军又在其中挖掘了大量四通八达的地道,“出入无时”,官兵进入后,大部队无法发挥弓箭、火器和骑兵的优势,见不到人,起义军也不与官兵正面作战,官兵屡战屡败,榆园军在这个根据地里坚持了十五年之久,直至清顺治十二年(1655)。

张长国



回到历史深处

曹庄是郓城县黄泥冈镇的一个行政村。位于郓城县东南14千米,在镇政府驻地西约2千米。

据《曹氏家谱》记载,明朝永乐年间(1403—1424年)曹氏六十八世祖曹大,字盈宇,从定陶迁此建村,以姓氏取名曹庄。

清朝末年属郓城县朱南里,1928年归郓城县三区刁庄乡,1940—1957年属郓城县三区,1958年初隶属黄堆集乡,同年秋属刘官屯公社武庙大队。1959年改属黄堆集公社,1978年成立曹庄大队,1984年初建曹庄村民委员会,归黄堆集乡,2010年归属黄泥冈镇。

90多年前,曹庄村民“勇战土匪以救乡邻”的事迹,至今仍在郓城县及周边传颂。

刘黑七,又名刘桂棠,山东费县锅泉村(今属临沂市平邑县铜石镇人),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土匪和恶霸,恶行遍及山东、安徽、河南、河北等省。

民国23年(1934年)农历二月初七,刘黑七带领7000余名匪徒从河南省流窜到郓城县境内,在郓城县东南部祸害四个多月。几十个村庄的百姓遭受了空前的大劫难。未跑脱的壮年男丁绝大多数被抓走,未逃脱的妇女多被污辱,很多人被打死、打残。房屋被烧毁,树木被砍伐,耕畜家禽被杀光。

人们谈匪色变,从不敢招惹土匪。

曹庄西面约1千米有个村子叫孙庄,孙庄人擅长做生意,相对富裕,房气派,田产较多,是十里八乡有名的富裕村庄。1934年8月的一天晚上,刘黑七的部下一个叫杨老大的土匪头目带领200多名土匪围攻孙庄。孙庄有人冒死到曹庄送信,以孙庄势单力薄,寡不敌众,多人被绑架,请求曹庄人前去营救。

铜锣“哐哐哐”在曹庄大街小巷急促地响起。村民们点上火把,所有青壮年、妇女、老人、儿童都带了各式武器,齐聚村公所大院内,气氛十分紧张。族长紧急通报孙庄情况,商讨如何应对土匪,解救孙庄。

一位老人说:“那土匪是好惹的?一旦反攻我村,我们怎么办?如今土匪不招惹我们,我们还去招惹土匪?你们想后果吗?”

另一个人说:“要是土匪给我们结下梁子,伺机报复,我们永无宁日了。”

只见族长在桌子上使劲磕了磕烟袋,站起来环顾四周,严肃地说:“如果土匪抢劫孙庄成功,他们还会洗劫我村和其他村庄。我们不能忘记‘唇亡齿寒’的道理,孙庄一定要救。”

话音落定。

在村长曹金秀带领下,村民曹金桐、曹金贵、曹秀石等38名青壮年首先拿起了大刀、长矛,兵分两路冲向孙庄。老人、孩子、妇女、儿童也拿起了锄头、铁锹、抓钩、菜刀、钢锯等紧随其后,举起火把,齐声呐喊,以壮声威。

这时,土匪已经绑架了孙庄50多名无辜百姓,正向孙庄南走。突然,从东边、北边各杀出来了一队人马,手持火把,杀声震天。有人高喊:“打土匪,救乡亲。黑夜中,杨老八不知道对方有多少人,急忙下令押着人民逃跑。

孙庄百姓看到曹庄的援兵到来,也纷纷拿起武器,齐声呐喊,奋力追击。有人手持鸟铳、土枪向土匪逃跑方向射击,土匪边打边退。月黑风高,夜色朦胧,高粱地里影影绰绰。这些红高粱长出了高粱穗,好像都是红缨枪,土匪们唯恐里边有埋伏,抛下人质,丢盔弃甲,向南逃窜。

从此,土匪知道曹庄齐心协力,勇敢无比,周围村庄一方有难,八方支援,再也没敢袭扰过曹庄及周围的村庄。

在那个动乱的年代,曹庄的那些平凡的百姓,不顾个人安危,舍生忘死,勇敢乡亲的壮举,现在还被百姓们称赞。

沐浴着新时代的春风,曹庄人互帮互助,团结友爱,大力发展现代农业,努力增加群众收入,过上了安定、健康、幸福的新生活。

魏建国

